

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再認識

郭慶華

[提 要] 職業存在與相關學科發展是相互依存、彼此賦能的關係。隨著時代與技術的變革,編輯職業越來越離不開編輯學的理性守護;反過來,編輯學的持續發展也越來越需要職業編輯,尤其是學術編輯的特殊貢獻。然而在現實中,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的關係不僅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且在認識上是模糊的。實際上,基於學術編輯的編輯身份與學術性存在特點,其與編輯學之間不僅相融,而且可以相成:一方面,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具有特殊意義,可以為其提供獨立、創新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學術編輯對於編輯學研究具有特殊價值,擁有研究的在場優勢、視角優勢和綜合優勢。理論與實踐一致表明,如果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發展是一種求之不得,那麼也可以說,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則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或疊加的學術存在方式。

[關鍵詞] 學術編輯 編輯學研究 編輯工作 學術出版

[中圖分類號] G23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12 - 11

職業存在與相關學科發展是相互依存、彼此賦能的關係。隨著時代與技術的變革,編輯職業越來越離不開編輯學的理性守護。但是,編輯學經過建立、發展和一度的興盛,目前正處於低谷時期。針對編輯學研究現狀,吳平談到,“在眾多編輯出版類學術刊物中,編輯學研究的成果近年來卻越來越少。”^①姬建敏也在總結 2022 年度出版學研究成果時發現,編輯學研究不僅成果少,而且質量普遍不高^②。編輯學的缺位,不能不令人擔憂編輯存在的現狀——事實上,編輯職業的獨立性仍然不強,編輯的成長和發展仍然不夠順暢。先不說編輯工作到底如何,可以確認的是,編輯學的缺位一定與編輯學研究主體的責任缺失有關,這就有必要將學術編輯牽扯進來,因為他們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條件成為的編輯學研究群體之一。然而,就相關話題與學術編輯同行的交流中卻屢屢感受到悲觀情緒,不佔少數的學術編輯認為,編輯學沒什麼好研究的,即使研究也很難再有創新。很多學術編輯在工作之餘或潛心於其他學科研究,或從編輯學研究轉身於其他學科的研究。這些動向遠非可用“風潮”或“現象”等概念所涵蓋,而是已成為被默認的存在或被讚許的出路。

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的冷漠,不僅僅表明編輯學目前的孱弱或學術編輯的偏向,也暴露出學術編輯自身存在的某種尷尬。某種意義上,編輯學孱弱,說明學術編輯從事的編輯工作沒有獲得相應的學術地位;學術編輯對其他學科的偏向,說明學術編輯試圖從“他山”找尋學術自信。對於編輯職業來說,其最危險的後果恐怕是學術編輯對自身編輯身份的心理放棄,進而導致對編輯本職的現實

疏離。實際上,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不容樂觀,更多來自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在其內部,兩者之間不僅相融,而且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本文在首先確認學術編輯的編輯身份、探究其合理存在方式的基礎上,揭示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的特殊意義,發掘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研究方面的特殊價值,從而完成對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關係的論證。但願這一探討能夠對編輯的存在和編輯學的發展有所啟示。

一、學術編輯的身份確認與合理存在

學術編輯,“是編輯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學術圖書編輯和學術期刊編輯(學術期刊編輯包括原發期刊和二次文獻期刊的編輯),從事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的編輯出版工作,具有學術化、專業化、專職化等特點。”^③學術編輯的存在本身是一種綜合性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層次和維度,因此,學術編輯如何與編輯工作相處以至如何才能更好地存在,就成為一個隱而不彰的現實問題。

(一)編輯職責與學術研究

學術編輯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先看相關表述:“出版單位雖不是學術機構,卻是學術成果的‘孵化器’;編輯人員雖不執筆著墨,卻總攬全局。”^④這一表述實際上界定了編輯包括學術編輯的分內之事和基本的職業要求,而從其中“雖不執筆著墨,卻總攬全局”可以得出,對於編輯包括學術編輯而言,學術研究並非必選項目。

但是,學術出版畢竟不是一項普通的出版工作,學術編輯即便具備了基本的編輯職業知識與技能及一定的學術服務能力,並不代表一定就符合了學術出版的高標準要求。“編輯的學術素養、學術判斷力、學術眼光決定了學術出版的品質。……不是所有的編輯都是可以做學術出版的,學術出版的門檻對編輯同樣重要”。^⑤“對編輯來說,思維能力決定創新能力、學術水平決定策劃水平、理論高度決定出版高度”。^⑥那麼,如何判斷學術編輯的學術素養、學術判斷力、學術眼光,以及思維能力、學術水平和理論高度呢?這要分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體現於學術出版具體工作如選題策劃、組稿、審稿、編輯加工過程及其工作成果——每本圖書或期刊的學術質量方面;二是體現於與具體工作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成果發表方面。而後者即第二層次上學術研究的能力和理論成果的水平等,必然由學術出版所需的學術編輯的學科素質來支撐。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學術出版所需的學術編輯的學科素質既包括與出版物內容方向一致的學科素質,也包括與出版實踐相關的編輯學學科素質。之所以強調編輯學學科素質,是因為現實中針對學術出版,對學術編輯的編輯學學科素質要求往往滿足於具體工作層面,且對“編輯學”的限定並不明確,更少有提升至學術研究層面的。而學術出版過程中,學術編輯的其他學科素質和編輯學學科素質發揮著各不相同的作用:其他學科素質保證學術創新,編輯學學科素質保證出版質量;其他學科素質保證出版物的局部(如書稿的學科內容、期刊的單篇論文)質量,編輯學學科素質保證出版物的總體(如整本書、整本期刊、出版社或期刊編輯部的出版品牌)質量。如果說其他學科素質主要是指向學術出版質量中相應的學科維度的話,那麼可以說,編輯學學科素質則一定是超越單一學科而“總攬全局”地影響著整體的學術出版質量。相較而言,針對學術書刊的學科創新和內容質量,學術編輯需具備的主要是學術判斷、學術評價及表達優化等方面的輔助能力;而針對學術書刊的綜合質量和出版的高質量發展目標,則需要學術編輯在不斷反思和總結的基礎上發揮“主管”作用。

可見,對於學術出版,編輯學學科素質和其他學科素質同等重要,或者負責任地說,編輯學學科

素質具有根本性的不可替代價值。從這一角度衡量,與一般性共識有別的是,除了其他學科方向的學術研究,編輯學研究也應是學術編輯高層次學科素質的題中之義。

(二)學術研究與存在方式

學術編輯從事的是學術出版工作,其最具價值的存在自然是學術性的存在。換句話說,學術編輯如果能在學術上有所收穫和成就,他們所面臨的其他現實問題比如地位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前提和條件。由此可見學術研究及其成果對於學術編輯的重要意義。對學術編輯而言,編輯本職代表其職業的勝任度和完成度,學術研究代表其職業的發展廣度和高度。學術研究可以說既是編輯實踐中最自由、最富有創造性的活動,也是幫助編輯主體實現價值最大化並獲得學術和職業尊嚴的成長路徑,因而始終是學術編輯的內在追求和現實涉足領域。這樣看來,說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是編輯本職+學術研究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過,學術研究只是一種概括性的說法,如果基於上述對學科素質的大致分析,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還可以具體劃分為三類:一是編輯本職+某學科研究;二是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三是編輯本職+某學科研究+編輯學研究。那麼,在如此多樣或多元的存在方式中,是否有最適於學術編輯選擇的呢?這對學術編輯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主要有幾大原因。

首先是時間與精力的不足。學術編輯的職業角色,決定了其日常主要是沉浸於圍繞作者的學術作品發表所展開的服務性勞動中,除了給作者以編輯專業技術的協助,學術編輯的整體意識都是跟著作者的思路運行,很難形成自己的獨立學術意識。而且更不用說,學術編輯做學術研究,會與其他編輯一樣面臨同樣的困難,其中包括編輯工作繁重對獨立思考時間的佔用、編輯工作瑣碎對獨立思考連續性和深刻性的破壞,因而“無法保證有一定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研究,尤其是系統深入的研究更少,難以形成破題性的研究成果。”^⑦因此,對於做不做、做何種的學術研究,學術編輯必須有所取捨。

其次是學科慣性與情感的牽絆。“目前,科研院所、高校招聘門檻較高,通常是碩士起步,甚至有的限制在博士。”^⑧的確如此所說,一般情況下,學術編輯入職時均是帶著具體而深厚的學科背景而來。由於學科慣性與情感的原因,學術編輯從業後需經歷較長時間從某學科學生或學者向編輯的角色轉變,而他們繼續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會延續原學科方向。他們儘管有時也做與編輯出版工作相關的研究,但多是因成果考核或職稱晉升等目的而被動地淺嘗輒止,並不連續、深入和系統。也就是說,學術編輯本就珍稀的學術研究貢獻往往也仍然歸屬於他們從事編輯工作之前所浸潤或接受的學科。這看起來多少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意味。

最後是角色意識造成的偏差。學術出版突出的學術特徵,容易模糊學術研究與學術編輯本職之間的界限,甚至會相對弱化編輯本職的重要性,以至於造成學術編輯對自我角色與身份的誤判或錯位,比如在心理上更傾向於以某學科學者而非編輯自居。此外,隨著“編輯學者化”的提倡,以及對學者化之所“化”學科範圍基本將編輯學含糊處置或排除在外的學界共識或默契,學術編輯或對本學科更加“情有獨鍾”,或對作為服務對象的學科展開追逐。相應地,他們對編輯學就會更加疏離,自然難以與之建立起等同於其他學科的學科情感,更遑論產出高質量的編輯學研究成果了。

(三)編輯學選擇與理想存在

職業存在不僅是一種結果狀態,更是一種過程狀態,從業者的角色與行為的統一程度決定其存在的理想程度。“人並不在他所煩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他所從事的事業”。“人不在‘主體’中,而在世界中,在他所從事的事情中,人於何處對自己的存在有所作為,有所領悟,他就於何處實

際生存。”^⑨聯想到學術編輯的存在,如果說學術編輯是服務性地存在於與其他學科打交道的“煩忙”中,那麼可以說,他們則更深入、更廣泛地存在於編輯學所涵攝的編輯工作中,即與出版上中下游的書稿、作者、編輯同事同行及印刷、傳播、營銷等工作人員打交道的“煩忙”中——說到底其實就是與扮演編輯角色的自己打交道的“煩忙”中。由此得出結論,學術編輯只有對自己的編輯活動有所作為、有所領悟和認識,他才在編輯職業中實際存在著。

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角度看,學術編輯在其他學科方向的研究與發表,儘管有在相應學科中與學術共同體互動融合、提升服務能力的價值,但在研究績效上卻相當於以有限的時間精力去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同場競技。編輯學者化一再被倡導卻難以普遍見到成效,應與此有關。相較而言,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的研究,儘管也有時間和精力的牽扯,但在思慮和精神的投入方向上是契合的,因而容易獲得學術研究上正面疊加或同向遞進的效果。

編輯學研究的本質是一個不斷接近並發現編輯勞動“真相”的過程。所謂的編輯勞動“真相”,是編輯勞動以歷時流動和共時展開方式所呈現的鮮活、真實的面相,是將要被編輯學塑造的編輯勞動形象。真相既有其複雜性,又有其隱蔽性,對真相的把握,需要科學思維的作用。編輯學研究最終以著述形式凝結與再現編輯勞動,意味著編輯勞動認識論的形成。學術編輯選擇編輯學作為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不僅是對自己所從事的編輯勞動的高度認同,也是對自我與編輯勞動依存關係的高度接納,同時也是對編輯職業價值的高度自信。這樣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回饋學術編輯的個體乃至群體存在,並有益於編輯職業專業化程度的提升和社會對編輯工作認知水平的提高。

由此是否可以推斷,對於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而言,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才是最適宜和最合理,也即較為理想的選擇呢?需要明確並強調的是,突出編輯學研究,並非鼓勵對其他學科研究的放棄,而是提供一種基於學術出版需求和學術編輯成長的、經綜合和平衡後的設想和建議。至於這一設想和建議是否可信與可行,可做進一步的論證,其依據是學術編輯和編輯學研究之間存在的深層互動關聯。

二、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

“我思故我在”。在存在意義上,編輯的編輯學研究既是編輯對自己所從事職業勞動的一種學術之思^⑩的運作和外化,同時也是其對自身存在價值的一種內在加持。打個比方,如果說其他學科研究是以一種“血脈”相連的方式,那麼編輯學研究就是以一種“家園”安居的方式——為學術編輯提供著獨特的運思空間,任他們的學術之思在其中獨立、創造和發展。

(一) 編輯學研究的獨立空間

其實,在學界和社會,“編輯無學”的論調一直餘音不絕。編輯活動的服務性、規範性、实操性特點,必然影響學界和社會對編輯職業的設定和想像,編輯活動很難被賦予學術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探索性思考。假如學術編輯能不受外界影響,以一種專業視角去審視編輯活動,不僅在技術的層面上熟練自己的工作,還能在意識的層面上把自己的工作置入學術生產和傳播的大系統中,^⑪就會深刻認識到編輯勞動不同尋常的作用和價值,進而有志趣以學術思維把握編輯勞動,以學術成果反映編輯勞動。

編輯學歷經幾代學者的探討和建構,已發展成為中國自主建設的一門獨立的學科。編輯學“有著特殊的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客觀基礎”、“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有科學的基本概念”、“有自己確定的特殊的內容”。^⑫編輯學的建立,需要做幾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

系統總結編輯工作的經驗；其次，做好編輯學基本概念的抽象；再次，確立編輯學基本原理原則；最後，編輯學體系的建立。^⑬這些工作基本完成後，還需強化和鞏固，“中國編輯學發展到今天已進入一個理論建設的關鍵時期，要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就不能停留在對編輯工作過程的敘述和具體實踐、案例的描繪上，必須在高度抽象與概括中總結規律。”^⑭編輯學的充實和發展，就是通過規範的範疇和概念，比如“傳播媒介、編輯主體和客體、作者（傳者）、讀者（受眾）、編輯勞動、編輯過程、編輯模式、編輯方針、編輯構思、編輯風格等”，^⑮不斷去言說編輯活動。編輯學也是一門開放學科，它“以編輯為對象，總結編輯工作中的一般規律，分析編輯活動內外部環境，預測自身發展變化趨勢”。^⑯

結合編輯工作現代化進程，編輯活動無論作為服務性實踐還是所謂“二度”創造性實踐，都屬於人類職業分工中的複雜勞動。相應地，面對複雜的編輯勞動，編輯學研究既需深入編輯活動內部分析編輯工作的構造和細節，形成微觀認識，也需將編輯活動整體作為對象，把握其現象與規律，形成宏觀認識。也就是說，編輯學研究同樣需要複雜的學術之思，其運思範疇包括：關於編輯勞動外部和內部的關係之思；關於編輯勞動對象的要素之思；關於編輯、作者和讀者等的生態之思。總之，編輯學的建立和發展，也是在構築一座學術大廈，儘管難與文史哲、政經法等顯學相媲美，但對條件有限的學術編輯而言，已足夠其用心用力地“經營”一番了。

（二）編輯學研究的創造空間

編輯學現狀不容樂觀，其面臨的問題比較嚴峻。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應用學科的名義，高舉理論聯繫實際的旗幟，避重就輕、或知難而退，這才是近二十年編輯學、出版學理論研究停滯、落後的方法論根源。”^⑰編輯學研究進展遲滯，不僅與對編輯工作的傳統認識和刻板印象有關，而且與出版變革引致的注意力重心轉移有關。事實上，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無論如何變革，也不可能改變編輯工作的中心地位，而出版的每一次創新轉化都對編輯工作的創造性、針對性、相容性、持續性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對編輯學研究提出了新挑戰。

與以往任何一次信息技術革命驅動的影響力一樣，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升維驅動”下，處於出版中心的編輯工作稍顯遲滯，卻也緩慢、含蓄地進入到了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融合化時代。學術成果數量暴漲、書刊內容與形式多樣化、編輯流程延伸、傳播平台與渠道多元等，都考驗著學術編輯的工作負荷、思維觸角、創新活力等的能力和水平，而編輯工作領域人工智能的“接管”也正一步步地成為現實。已形成共識的是，越是標準化、規範化的技術性工作，人力越容易被 AI 取代；越具獨特性和創造性的思想性工作，越需人力的發展促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規模投入文化生產過程後，智能機器將全面充當‘執行者’的角色，並推動人類群體向‘指揮者’升級。人類的文化生產力將從‘執行密集型文化生產力’升級為‘指揮密集型文化生產力’。”^⑱在這一變革趨勢下，編輯活動領域的編輯群體、工作條件、工作對象及其組合都在被重塑。編輯勞動和環境的改變，為編輯學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突破和創新提供了極富張力的空間；而編輯學研究作為一種思想性、創造性要求很高的編輯學術活動，具有增值編輯工作、使編輯主體與人工智能協同共進的潛力與作用。

此外，時代變革中最具創新品質的技術要素對於編輯學研究不僅僅是工具和方法，其作為編輯創新出版的動力要素，本身就是編輯學研究對象之一，這使編輯學研究較之於其他學科研究更具持續活力。也因此，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研究中有更多機會和可能作出學術的創新與突破。

（三）編輯學研究的發展空間

難以否認的是，無論怎樣維護和辯白，編輯工作看起來仍然只是一項技術性強、規範限制多、瑣碎繁複的人類職業勞動，對編輯職業素養的基本要求或良好評價一般就是“認真細緻”、“不辭辛苦”等，這也導致一種常見的現象，即編輯對編輯工作的學術思考往往“野心與野性”不足，難以跳脫出事務性質和狹小範圍，容易流於局部或表層的工作體悟或經驗總結。而“學”的築造恰恰需要一點“小題大做”，何況編輯學固有其“大”處。

或許只有真正熟悉編輯工作的人才能認識到，深刻的編輯學應反映其人文性。人文性就是文化性和精神性。編輯活動首先是一項文化領域的活動：“編輯，是適應精神文化領域裡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化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一種社會分工。編輯活動是屬於出版（傳播）活動一部分的，以協調、溝通傳者（作者）和受眾（讀者）的供求關係為基本目的，以發現、選擇、組織、優化精神文化產品以供複製、發行的文化專業活動。”^①編輯是通過稿本、定本和文本，與作者、讀者互相交流的創造性社會文化活動，其結果是造就人類精神文化結構。^②學術編輯如果能在編輯學學科獨立、創新的認識之上，將編輯工作當作文化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可能會因自己對於文化事業的情感和價值認同而產生敬業的態度和使命意識”^③，從而提升編輯學研究的思考境界。繼續擴展視野，編輯活動其次是一項達到精神文明層次的活動：“編輯工作是對人類精神文明成果進行鑑審、遴選、整合，並作整體性提高，而後創造成新的媒介，傳播文化於社會。”^④編輯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探索如何通過改進編輯工作的技術、管理、理念，更有效、更長久地保存人類精神文明軌跡，傳承人類精神文明成果，推動人類精神文明不斷進步。

隨著信息傳播、知識普及、技術智能化的日新月異，精神需求之於人的重要性不亞於生命本身，社會對人文關懷的呼喚越來越熱烈和迫切。學術編輯如果從人文的高度去思考編輯活動，就能抓住編輯活動的本質屬性和宏觀特徵，進而發現編輯學的更大發展空間。對編輯活動認識的學術突破，有助於學術編輯擺脫與小“我”糾纏的現實境遇，通往學術存在的無“我”之境。

既來之，則安之。學術編輯從事學術出版後，對學術研究的追求由自然而進取，由進取而自由，在編輯學領域為自己搭建起詩意的棲居和庇護之所。存在需要言說，言說就是表達，表達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價值、我們的追求。可以說，編輯之“學”的建構即編輯學研究，正是學術編輯對於自身學術存在的有效言說方式。

三、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

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的適切，預示編輯學現狀的積極轉變可能。學術編輯以編輯學研究作為學術存在方式，固然基於編輯學擁有獨立、創新、發展的空間，也因為學術編輯作為研究主體對於編輯學學科建設具有獨特價值。學術編輯從事編輯工作，總給人一種“下嫁”的感覺，即便對於編輯學研究，也似乎有點“高高在上”。但是，從學術編輯學術行為與編輯學的疏離來看，他們的“傲嬌”與真正的編輯學研究自信並無瓜葛。相反，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的諸多認識論與方法論優勢，還需要其去識別、發現和利用，而它們正是當前編輯學發展所需要的。大體來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具有獨特的在場優勢、視角優勢和綜合優勢。

（一）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

學術編輯做編輯學研究，就好比小說家做文學研究、教師做教育學研究，都是展開一場“有我”之知的探索。因為有這個“我”在研究對象中長期“潛伏”，就減少了研究主體作為客觀、中立的旁觀者需先把每個人視角都摸索一遍的麻煩。編輯活動是一個運行中的系統，編輯全程參與、全面聯

繫,是最活躍的因子,其作為研究者的經驗和感受方面的學術資源,是其他那些通過遠觀或短期進入等方式的研究者所不具備的。這就是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

由於在場,學術編輯提出的編輯學問題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編輯之所以關注並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目的是正確認識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使工作得以更好地開展。編輯學研究“是在追求編輯主客體的合(和)諧統一,完善編輯活動。”^②這應該也是學術編輯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的出發點。編輯學作為編輯活動的理論表現,是對編輯活動經驗系統的、科學的總結。^③也就是說,學術編輯的編輯學問題意識多產生於自己的日常工作實際,比較接地氣。

由於在場,學術編輯可以捕捉並言說處於編輯理念中的實踐性知識,“編輯的實踐性知識(個體隱性知識)”隱藏於編輯的經驗過程,“這些難以言明和不易被模仿複製的隱性知識會深深地影響編輯個體的行為方式”^④,並成為編輯學知識的重要來源和寶貴積累。

由於在場,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思考和言說必然有情感的代入。“情感就是身體遭遇刺激產生的變化,或是心靈對這種變化的理解。”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情動/情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潛在的力量,一種變化的權力。”^⑤、“這個‘情’字,小裡說,是對研究選題要抱有濃厚的興趣,要有情感的投入,要有探尋的慾望;大裡說,是要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抱有深摯的情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⑥學術編輯對編輯工作的情感,從自然之情升格成自覺、自為之情,並轉化為深沉的憂患意識,進而產生具有現實意義和未來價值的編輯學問題意識,這樣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充實編輯學的基礎,加重編輯學的分量。

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也指學術編輯從業後持續與學術作品、學者作者、學術信息、學術活動等打交道,可以不斷獲取學術營養,因而更有條件理性地領悟和認識自己的編輯工作。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是普遍、抽象之理與個人特殊體驗(深層的感知和困惑)的結合,而無論在普遍道理中增加個人的經驗,還是通過個人的經驗延伸出一些道理,都是對編輯學研究的豐富、深化和創新。學術編輯將編輯工作中汲取、沉澱的學術營養與切身體驗相融合,可以生產出理性與感性相統一的編輯學優質成果,同時也有利於形成自己的研究個性和學術特點。好的編輯學論著常常出自編輯尤其是學術編輯之手,應該就是這個道理。

(二)學術編輯的視角優勢

關於編輯學的學科性質,眾說紛紜。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認識是,“編輯學是橫斷學科性質”、“編輯學所反映的內容,已跨越、涵蓋、滲透、交叉到各個科學領域,所有學科的內容以及科學的形成、發展與完善,無不與編輯實踐密切相關。編輯學的研究內容,包括哲學、歷史學、信息論、文化學、傳播學、語言學、創造學、美學、數學……甚至還有系統論、控制論、計算機技術、軟件科學,等等,它是當今學科內容最龐大、範圍最廣闊的一門橫斷學科。”^⑦儘管這一論斷略顯誇張,但編輯學內容之“雜”及其所涉學科範圍之廣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和方法是編輯學發展的必由進路。

“在未來的編輯學研究中,既要注重對傳統編輯學研究方法的繼承,也要廣泛借鑑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質性研究方法和跨學科研究方法。”^⑧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術編輯投入編輯學研究無疑將是編輯學之幸。已有的學科經歷和學術訓練,為學術編輯植入了認識與言說世界的獨特的感覺、視角和方法,他們戴著本學科的“有色眼鏡”,並以本學科代言人身份去認識與言說編輯活動。學術編輯從各學科視角對編輯活動的每一點新鮮認識,都能為編輯學賦予新的內涵與意義。對於處於低谷中的編輯學,學術編輯就像一個個外來拯救者,他們能從不同學科視角看到不止一條

的編輯學出路,並將編輯學帶上繼續前行的征程。

不同學科視角不僅可以幫助學術編輯擴大編輯學思考的廣度和深度,而且可以在更高層次幫助學術編輯形成編輯學研究的個性和特點。例如“林穗芳和戴文葆同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同樣在編輯學中卓有建樹,戴文葆的博學在文史,思想理論工具多用史學、政治學或者說國際政治學;林穗芳的博學在中外語言,思想理論工具多用語言學。”^⑩這方面的案例在編輯學早期發展史上比比皆是,在今天的編輯學建設中也不乏個案。

學術視角還關乎編輯“學”之長、寬、高的三維建構,未來如何才能“講好編輯工作的故事”、“講好中國編輯學的故事”,是對編輯學創新發展提出的新任務。當今時代是一個學科大碰撞、大融合的時代,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學術編輯們能夠分別從各自熟悉的學科角度,並借助各學科的先進理論與方法,考察、發現、展望編輯活動不同維度、不同層次的發展變革以及總體的歷史脈絡,最終匯聚的編輯學成果將會是怎樣一番喜人圖景!

(三)學術編輯的綜合優勢

如作家之於文學研究、教師之於教育學研究,編輯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也有兩方面常見困難:一是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對自己及工作對象做自視或反視的觀察,難度較大;二是需要從操作思維向理論思維轉換,跨度較大。而學術編輯擁有編輯學思考與演說的最稀缺的能力資源,恰恰最具克服這種難度和彌合這種跨度的綜合優勢。

學術編輯從業前對本學科研究及表達範式的熟悉和掌握,壓縮了通用性學科訓練的絕對進度。“由於在研究生期間受過系統的科研訓練,青年編輯的學術能力通常較強”。^⑪學術編輯入職後仍能持續地對學術研究及優質作品耳濡目染,因而具備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優勢:“一是‘閱文無數’,有了較廣博的學術涉獵,特別是跨學科的文章帶來不同的學術視閫,為開展科研創造了條件。二是‘磨礪良久’,每一篇學術文章的刊發都經過外審、修改、校對等環節,故有‘磨’文章之說,這也是一種透明的治學過程,從中編輯獲得如何寫作學術文章的直接經驗。二者為編輯從事學術工作打下了基礎。”^⑫學術編輯在編輯工作中形成的不同於一般編輯或研究人員的理論理性,將會投射到編輯學研究的選題、論證和表達中。此外,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的思考與言說中,還能將編輯的學術判斷、學術評價和技術規範等自然、直接地納入,使得學術創造與編輯優化合二為一,進而縮短編輯學成果的研究和發表過程,提高編輯學成果的傳播和轉化效率。

經過嚴格學術規訓和廣泛學科接觸的學術編輯,有能力和水平跳出個別經驗的小範圍、小圈子,從中觀、宏觀的角度觀察編輯活動及其關係領域,從而更理性、更深刻地把握編輯活動規律,以理論話語言說編輯活動的作用和價值,言說編輯工作的歷史和未來。而這些從實踐中來的理論話語,經學術編輯的以身試“法”,更便於指導實踐、改造實踐,因此也就能夠最大程度避免編輯學理論與編輯實踐的脫節。另外,學術編輯還可以借助自身已有的學術成果、技術條件、政策和制度環境等方面的支持,盡最大努力去發現和拓展編輯學發展的新空間。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之中”。^⑬而言說絕不僅僅是對已存在的東西的反映或表達,它總是創造出以前從未存在過的東西,而且總是與價值(真、善、美等等)有某種聯繫。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學術思考和言說,豐富了編輯學的新成果,形成對編輯工作的新認識,對維護編輯工作的出版中心地位、彰顯編輯勞動的作用和價值,以及改善編輯職業的社會生態,都將發揮新的、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相融相成：從可能到現實

學術編輯從事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雙方而言無疑都是存在與發展的正道。而兩者關係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價值往往是通過兩者間的積極互動和親密接觸生成並顯現的。學術編輯在確認並接納自己的編輯身份後，順理成章地安於所從事的編輯工作，通過編輯學研究找到適於心靈和思想的棲居之地；編輯學處於低谷之時，遇到能夠幫助自己擺脫困境的學術編輯，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相互認同和接納，將化作編輯學研究的活力，推動編輯學的創新與發展，進而增強編輯的職業自信。然而，以上只是從理論層面揭示了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的可能與可行，至於現實中兩者關係的積極改變，既需要外部環境與各種客觀條件的支持，更需要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研究的辯證認識與身心實踐。這意味著，與其他任何學科研究對於研究者一樣，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也必定不是一條平坦、平凡之路。

（一）積極的認識轉化

不能否認，學術編輯投身編輯學研究依然面臨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困難或難以逾越的障礙，他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影響著與編輯學的現實關係。

首先，學術編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學術出版新局面。學術生產與出版進一步融合、學術成果量與質極不對應、編校質量與著作權風險加大等的出版生態變化，需要學術編輯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學術把關和服務作者的本職工作中，以至於更難開展自己的獨立學術研究。這當然也是好事，不僅意味著學術出版對編輯人才需求量的提升、編輯職業內涵的充實與擴展，而且意味著為編輯學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間、提出了更高要求。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在矛盾中隱藏著相互促進的契機。

其次，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缺乏有效的激勵因素或機制。編輯學論文發表園地少、發表核心期刊難度高、版面費高昂等，讓很多曾動心於編輯學研究的學術編輯望而卻步。“現實情況是研究編輯學的人員已經很少”^③，而學術編輯的“不作為”對編輯學研究現狀無異於“雪上加霜”。另外，由於很大一部分學術編輯在所屬科研、教學機構的崗位處於邊緣，他們的編輯學研究成果並不能像其他學科成果一樣獲得獎勵機會。受此影響，除了晉升職稱的目的，學術編輯能夠持續做編輯學研究多靠各自的興趣與情懷。不過，換個角度看，對於編輯學乃至其他任何學科的研究，興趣與情懷才正是生產原創性和突破性成果的原始動力之源。

再次，與以上兩點相關聯，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缺乏積極研究氣氛的包圍。“重構編輯學科體系，方向需要倡導，氛圍需要營造，熱點需要推動”^④。積極的研究氛圍可以拉近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距離，激發學術編輯持續的編輯學研究熱情。如林穗芳能夠不斷取得編輯學成就的原因，“不是出版政策的闡釋或所親歷出版史的興趣，也不是整理深化已經積累起來的編輯經驗的願望，而主要是劉杲率領的編輯學理論核心團隊建設編輯學的雄心 and 群體激勵。”^⑤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也需要先行者的傳幫帶作用，而其中榜樣的力量更是無窮的。儘管這樣的氛圍和力量已經大不如前，但從未缺少踐行與堅守者。

最後，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相遇需要緣分。無論怎麼說，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只是學術編輯的學術存在方式之一，儘管它在維護編輯職業發展、提高編輯社會地位、塑造編輯學術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我們也不可能期待或強制所有的學術編輯都來做編輯學研究。只是，如果一部分有條件、有潛力、有熱愛的學術編輯能擔此重任，編輯的職業存在和編輯學的學科發展就有了

更大希望。

(二)真實的身心行動

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關係的實現,最終決定於學術編輯作為研究主體的身心行動。在此,不妨以具體事實為例展示其真實發生的一面。

某個工作日(不排除周末),當一位學術編輯終於能夠靜下心來喝一杯茶或咖啡,他/她——要麼,剛從網絡平台的投審稿系統中撤出身來;要麼,剛與一位作者就某個選題或文章細節聊完一通微信(其間上傳各種圖片或信息);要麼,剛校讀完一篇十幾頁的、上萬字抑或幾萬字的論文,原計劃兩個小時完成的工作,實際用了六個小時不止……以上種種,無一不需要沉浸其中、勞心費神。此刻,他/她根本沒有可能再去做其他的同類事情,比如思考、寫作,等等。然而,當他/她回顧整個過程或其間令自己有所頓悟的某一個瞬間,很有一種充實與獲得感。

又一個工作日(不排除周末),當一位學術編輯坐在南來北往的高速列車或飛機座位上,他/她——要麼,剛參加完一場思想激烈碰撞的學術會議;要麼,剛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編輯同行共享過一場年度聚會;要麼,剛結束為期一周的編輯繼續教育培訓……以上種種,打破了他/她的封閉工作日常,讓他/她與不同的作者、同行或環境零距離接觸,進而更加深切領會學術與出版的博大精深和日新月異。這一切,無不在他/她內心深處掀起波瀾,以致餘波未平。對比之下,他/她感覺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渺小,甚至不無焦慮,卻也因此增強了繼續深耕職業的信念。

很顯然,這是一位勤於和善於用心琢磨自己工作日常的學術編輯。假以時日,他/她一定能認識到,那些重複的操勞、平常的細節中,其實蘊含著許多深刻的道理和學問,只是它們並未為外人所知,甚至不為很多同行所認識和理解,抑或一直被某種誤解或偏見所遮蔽。於是,驀然間,他/她產生了想要告訴別人的衝動,以至於立刻打開了剛剛關上的電腦……這往往就是一位學術編輯開展編輯學研究的啟動過程。而那些工作日常的點點滴滴,將逐漸浸潤到他/她的思考與寫作中,磨礪著觀點的銳度、提高著論證的力度……。這一“事件”的發生,讓這位學術編輯體驗到一種超越日常“煩忙”的、高遠的工作意義。而當沉浸於其中之時,那些所謂的困難和阻礙全化為了煙雲。有一刻,他/她曾想:原來,這一切都是上天刻意為他/她與編輯學安排的相遇啊!

結語

以往針對學術編輯的研究,“學界主要著筆於以下三方面:第一,編輯學者化的思考;第二,學術編輯的必備素質和素質提高的途徑;第三,學術編輯的守門人角色和責任意識。”^⑩這些方面儘管也都觸及了學術編輯的存在問題,但主要是站在工作立場從職能發揮的角度切入思考。其中有關“編輯學者化”的探討非常可貴,但其對編輯學路向的模糊或忽視,致使關於學術編輯存在的思考止步於編輯職業邊緣或外圍。本文目的並非僅在於為編輯學發展喊話學術編輯,更在於從編輯成長意義上為學術編輯與編輯工作和諧相處尋找理據。編輯學“反映了編輯將自身價值與編輯事業溶(融)為主體的主體自覺。編輯學是編輯精神的寄託,是編輯靈魂的棲息地。”^⑪以上所論或可在此方面有充實之功。

本文的探討過程,好比是一場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出走與挽留的對話。對於學術編輯,學術研究與成果發表是基於職業又超於職業的學術和人生追求,而編輯學研究不僅可以作為這一追求的便捷路徑,而且是學術編輯超越個人和領域,為編輯職業和學術出版事業著想和言說的方式。總之,編輯學對於學術編輯的學術存在具有基礎價值,是學術編輯兼顧工作和自身的雙贏選擇。如果

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發展是一種求之不得,那麼可以說,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則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或疊加的學術存在方式。當人工智能飛速躍升,2025 DeepSeek 橫空出世之際,這樣的思考是否還有意義? 答案是肯定的。

①③④⑤吳平:《編輯學研究小敘》,武漢:《出版科學》,2022年第2期。

②姬建敏:《2023年我國編輯出版學研究主力分布與熱點聚焦:基於編輯出版學CSSCI專業刊文獻的分析》,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4年第2期。

③⑦韓帥:《人文社科學術編輯成果評價功能的深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4期。

④⑥蘇嘉靖:《做優新文化出版 助力文化強國建設》,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4年8月30日。

⑤朱傑人:《學術出版需要門檻》,北京:《文摘報》,2012年9月27日。

⑦⑧⑩張會芳:《基於文獻計量的我國科技期刊編輯在編輯學領域的論文發表現狀分析》,北京:《中國傳媒科技》,2024年第1期。

⑨陳嘉映:《此在素描》,見陳嘉映:《從感覺開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第251頁。

⑩⑬關於工作之思和學術之思的分別,參見姜金元:《思想及其傳播方式》,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⑪②①參見劉慶昌:《論編輯的文化素養》,太原:《編輯之友》,2017年第1期。

⑫⑬⑱②④轉引自姬建敏:《當代編輯學家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頁;第284頁;第172頁;第282頁。

⑭周國清:《編輯學導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2頁。

⑮林穗芳:《撰寫和完善〈編輯學理論綱要〉需要探討的一些問題》,武漢:《出版科學》,1999年第1期。

⑯吳平等:《編輯學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6~17頁。

⑰⑳㉑李頻:《林穗芳編輯學研究的理論品格》,武漢:《出版科學》,2022年第3期。

⑱臧志彭:《文化新質生產力: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升維驅動》,上海:《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7期。

⑳王振鐸、趙運通:《編輯學原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第74頁。

㉑王振鐸:《編輯學理與媒體創新》,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6頁。

㉒㉓任火:《編輯主體意識與編輯學研討》,上海:《編輯學刊》,1994年第2期。

㉔張怡:《論學者型編輯專業成長的路徑與策略》,北京:《中國編輯》,2019年第5期。

㉕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94~1695頁。

㉖劉京希:《從學術期刊角度看學術素養與論文寫作》,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4期。

㉗任定華、楊忠民:《編輯學理論的構建應具有科學的、嚴密的知識體系——評閻道隆先生的〈編輯學理論綱要〉》,北京:《中國編輯》,2005年第2期。

㉘陳暖:《中國編輯學學術體系的演進歷史與未來進路論略》,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

㉙王雪松:《論高校學報青年編輯的學術素養——兼談高校學報青年編輯的職業發展》,湖北襄陽:《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作者簡介:郭慶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副主編、編審。太原 030006

[責任編輯 劉澤生]